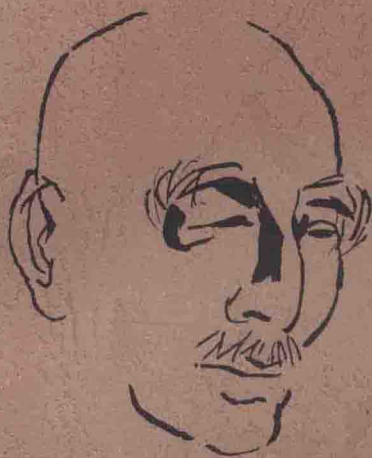


·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



叶圣陶卷

一个主张、一个意思要是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人认出这是你的，而不是旁人的。

——叶圣陶



叶圣陶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叶圣陶卷

张品兴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4插页 194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247-X/I·211

定价：11.10元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湜华 乔继堂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晓丽

惠西平

序 言

林 非

叶圣陶(1894—1986)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早于茅盾的《子夜》两年之前出版,是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成熟的作品,茅盾就称赞这是“‘扛鼎’的工作”(《读〈倪焕之〉》)。他的短篇小说像《潘先生在难中》等一系列作品,大都在朴实和冷隽中含有辛辣的讽喻,语言也显得生动细腻,洗练老到,在当时也是很有成就的。至于他的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无疑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品。

在散文创作的领域内,叶圣陶也同样作出了不亚于小说方面的卓越贡献。阿英在三十年代就认为“他的小品文,给予小品文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不仅在当时是这样,而且至今还点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叶圣陶是一位十分注意自己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曾以阅读者的口气,向创作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绿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读者的话》)。他自己的全部创作实践,确乎也是在这

方面作出了自觉的努力,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点。他总是写得那样委婉细致、谨严切实和素朴隽永。他笔下的文字总是显得那样流畅和生动,看似平常,其实却是下了苦功之后趋于一种化境的收获,他既摆脱了古文的痕迹,又不模仿洋腔洋调,而善于提炼和升华生活中的口语,写出了一种具有形象化和感染力的活生生的文字,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中国散文史的出色贡献。

从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剑鞘》(后半部分是俞平伯的散文作品),到1934年付梓的散文集《未厌居习作》,无疑是充分地显示了叶圣陶散文创作的实绩。在这里最为分明地表现出了两种类型的创作面貌和风采。一种情况是对日常生活作出严肃认真和细致周到地咀嚼,切切实实地思考着现实生活丰盈和厚实的思想涵义,真可以说是随手拈来,而又韵味无穷。他针对自己的这种艺术特征,讲出了个中的原委,“因为生活充实,除非不写,写出来没有不真实不恳切的,决没有虚伪肤浅的弊病”(《诗的泉源》)。

他的不少篇章都是从眼前的情景和身边的琐事,想到了“劳人秋士独客思归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没有秋虫的地方》);想到了“故乡可爱极了”,想到了那儿“亲密的家人”和“知心的朋友”(《藕与莼菜》)。不仅意境是如此的悠长和邈远,文笔是如此的清淡和隽永,不能不使有心的读者透过这些写得细腻和精练的篇章,更多地去思索和领略它背后的况味。阿英认为他“以哲学家的头脑,宁静的心,在对一切的自然现象、人生事物,刻苦的探索人生的究竟,在每一篇小品文里,他都很深刻的指示出一个人生上的问题”(《现代十六家小品》)。阿英指出他这种踏踏实实地在平凡人生中迈步的特点,是说得十分

贴切和准确的。

除此之外，叶圣陶还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更为激烈的情况。譬如在1925年“五卅”惨案的次日，他就写出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迸发出满腔的愤怒，控诉着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屠杀。作品洋溢着一种炽热的感情，歌颂了游行队伍中多少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他把希望寄托在“伟大”与“刚强”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在他们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正是这些劳动者催促着作家努力地迈进，鼓舞着作家呼号出挽救祖国危亡的热忱。整篇散文的气氛都沉浸于急风暴雨之中，猛烈的风声和雨声在敲击着人们的心弦，显得异常的雄浑和犷放。他在1926年写成的《诗人》，也是显得很高亢和嘹亮的篇章，十分勇敢地宣称，“把这个生活撕成粉碎，让它再也拼凑不拢来，同时另外建造一个新的。”这简直是一篇捣毁旧世界的檄文，和建设新世界的宣言。能够喊出这样明确的声音，是因为他始终关怀人民的命运和懂得历史的趋势。

他不少勾勒人物素描的散文，也跟自己的有些小说一样，写得形象鲜明，历历如在眼前。“五四”之后的多少文化界人士，被他写得有爱有憎，有血有肉，而且还因为他是擅长撰写散文的高手，在这些篇章中又充满着诚挚的情怀，显得多么的哀婉动人。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深情，真是愈写愈纯朴，愈写愈醇厚，完全像杜甫所说的那样，“庾信文章老更成了”。

只要读一遍他晚年写成的《追念金仲华兄》，就可以很完满地获得这样的感受。这篇散文只是简括地叙述自己往昔与金仲华的交往，以及金仲华于“文革”浩劫中被迫害自杀的过程，接着就发出深沉的感叹，认为这是由于“必然有深恶痛绝，再也不愿与共天地的理由在”，道出了多么深刻的哲理，足够读者好

好咀嚼的了，干么还要那些滔滔不绝的多余的文字呢？在结尾处又叙述金仲华知书识理和深明大义的母亲，作者伤心地猜测她，“心头的伤痛是怎样熬过来的”？老年丧子本来就是人生的大恸，更何况儿子是死于这样的浩劫中间。作家在极端含蓄和简洁的叙述中，蕴藏着无尽的哀伤，这完全可以触发读者在自己的脑海里，去想象老人悲痛欲绝的内心了。真是深沉出于质朴，挚情出于含蓄啊！

叶圣陶也是撰写游记的高手，从三十年代的《记游洞庭西山》，直至五十年代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也是愈写愈流畅，愈写愈细腻，愈写愈凝炼，愈写愈有意境和气势。他后期发表的那几篇游记，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作为一个小说家，叶圣陶是把撰写散文当作“木炭习作”来对待的，他在《未厌居习作·自序》中说，“我常常想，有志绘画的人无论爱好什么派头，或者预备开创什么派头，他总得从木炭习作入手。有志文艺的人也一样，自由自在写他的经验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习作。”随笔和小品这一类的散文写作，无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如果写不出一手这样好的美文来，那么他作为一位小说家，也许可能在笔下有很好的故事情节和艺术结构，却无法有令人击节赞赏的文字，和能够更好升华精神的艺术境界。散文的这种工力对小说家来说，确实是异常重要的。

散文写作除开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确乎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之外，却还是把它引向美好境界的一种重要保证。如果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像叶圣陶这样严肃认真地从事散文写作的练习，那么我们文学创作的前景肯定会来得更晶莹和璀璨的。

1995年4月24日于北京安贞桥。

目 录

序言	林非
生活	(1)
将离	(5)
客语	(8)
丛墓似的人间	(14)
骨牌声	(18)
希望	(22)
一件烂棉袄	(26)
看月	(28)
中年人	(30)
过节	(33)
书桌	(35)
橈夫子	(42)
牛	(45)
没有秋虫的地方	(48)
藕与莼菜	(50)
卖白果	(53)
深夜的食品	(56)

牵牛花	(60)
说书	(62)
昆曲	(66)
三种船	(70)
天井里的种植	(80)
骑马	(85)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90)
从焚书到读书	(94)
何所为而学习	(96)
不甘寂寞	(98)
读书	(102)
知识分子	(105)
“胜利日”随笔	(110)
独善与兼善	(113)
诗人节致辞	(118)
“习惯成自然”	(121)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124)
暴露的效果	(127)
记游洞庭西山	(129)
假山	(134)
我坐了木船	(139)
游临潼	(142)
坐羊皮筏到雁滩	(151)
登雁塔	(157)
游了三个湖	(164)
黄山三天	(171)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176)
记徐玉诺·····	(181)
记佩弦来沪·····	(187)
白采·····	(192)
两法师·····	(195)
几种赠品·····	(202)
记丐翁一二事·····	(205)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207)
“生活教育”	
——怀念陶行知先生·····	(210)
“相濡以沫”·····	(213)
朱佩弦先生·····	(216)
回忆瞿秋白先生·····	(222)
悼剑三·····	(224)
俞曲园先生和曲园·····	(227)
追怀调孚·····	(230)
我钦新凤霞·····	(234)
追念金仲华兄·····	(237)
过去随谈·····	(240)
做了父亲·····	(248)
杂谈我的写作·····	(252)
我和商务印书馆·····	(263)
记我编《小说月报》·····	(266)
《叶圣陶文集》第一卷前记·····	(268)
《苏州园林》序·····	(270)

《西谛书话》序·····	(274)
《丰子恺漫话选》序·····	(277)
《刘海粟文集》序·····	(281)

生 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

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声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像大辘之于椎轮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来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宏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宏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

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浑沌和微小，我们看蚂蚁纷纷往来，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行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见寒噤的颦蹙。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阶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从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来，机器的声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生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

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出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1921年

将 离

跨下电车，便是一阵细且柔的密雨。旋转的风把雨吹着，尽向我身上卷上来。电灯光特别昏暗，火车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边一行街树，枝条像头发似的飘散舞动，萧萧作响。我突然想起：难道特地要叫我难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来么！便觉得全身陷在凄怆之中，刚才喝下去的一斤酒在胃里也不大安分起来了。

这是我的揣想：天日晴朗的离别胜于风凄雨惨的离别，朝晨午昼的离别胜于傍晚黄昏的离别。虽然一回离别不能二者并试以作比较，虽然这一回的离别还没有来到，我总相信我的揣想是大致不谬的。然而到福州的轮船照例是十二点光景开的，黄昏的离别是注定的了。像这样入秋渐深，像这样时候吹一阵风洒一阵雨，又安知六天之后的那一夜，不更是风凄雨惨的离别呢？

一点东西也不要动：散乱的书册，零星的原